

篡

天使奥斯卡◎作品

CUANQING

靖

有一个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黑暗的时代，最耻辱的时代，
数十年的苦难，从这里开始。

豪气干云的小人物，让历史重写，让世界震撼。
用热血换回祖国的尊严。

太白文艺出版社

篆

天使奥斯卡◎作品

CUANQING

清

貳

朝鲜
风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纂清.2/ 天使奥斯卡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680-668-5

I.纂… II.天…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8895 号

纂清

著者 天使奥斯卡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长 李丽玮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330000 字
版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668-5
定价 30.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朝鮮风云
集

- 第二十二章 ·001·
秀宁格格
- 第二十三章 ·015·
末世宫廷
- 第二十四章 ·031·
荣禄
- 第二十五章 ·045·
袁世凯和庆军
- 第二十六章 ·058·
平壤新军
- 第二十七章 ·082·
旗民子弟
- 第二十八章 ·105·
明成皇后
- 第二十九章 ·129·
成军
- 第三十章 ·146·
朝鲜东学党
- 第三十一章 ·176·
日本公使

第三十二章	•191•
朝鲜大院君	
第三十三章	•211•
决战汉城	
第三十四章	•232•
定国功臣	
第三十五章	•252•
朝鲜新政府	
第三十六章	•271•
北洋与朝鲜	
第三十七章	•288•
骑兵种子	
第三十八章	•306•
甲午前奏	
第三十九章	•322•
德国中校	
第四十章	•334•
帝后之争	

秀宁格格. 第二十二章

春意在北京城也渐渐浓郁了起来。原来一向干冷的天气也渐渐变得略微有点湿润温暖。猫冬的人们也脱掉皮袄。北京城善捕营和库丁的爷们儿，更是利落地穿着一身小棉袄在街头招摇过市。茶馆酒肆，也有了春季才开口的鸟儿婉转的啼叫声音。西山健锐营那些最守着老满洲风俗的旗兵们也选了化冻的日子，跳他们的萨满舞。除了春季固定要起的风沙，一切都已经有了春天的气象。

甚至，这个春天，北京城的活力还比往日要更足实一些。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仍然是徐一凡在南洋的所作所为，他才签订的那个条约啦，李鸿章奏调他去朝鲜练兵顺便镇守屏藩之国啦。种种桩桩，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议论不休。谭嗣同主笔的大清时报更是在四九城里卖得风生水起。大清自从中法战争以来死气沉沉十余年，当年的风云人物又是渐渐凋谢。大家都隐约觉着这个国家一定出了一点儿什么问题，可是偏偏又不能有条有理地说出来。老百姓哪里有那么一个见识！大家就只是模糊觉得，该出一个什么中兴名臣来延续大清的气数了。徐一凡这么高调地跃起，还登鼻子上脸地摧折了洋人一把，不管统治阶层是什么想法，在老百姓心目中，那个威望地位可还了得？

“喝！徐大人醉酒草书惊蛮夷。指着洋人教训，‘还敢欺负咱们百姓不敢？还敢我再调兵船来打你！’吓得洋鬼子连连画招。然后徐大人乘坐大兵船傲然返国，要向老佛爷万寿报吉祥的……这进了京城，不是紫禁城骑马，也该是赏紫缰了吧？顶小顶小，大人现在是布政使的街头，赏个头品顶戴还是手拿把攥。爷们儿，您说呢？”

“赏什么都该！难道赏李鬼子？当初在广西，要是徐大人和当时李鬼子换个位置，咱们越南还能丢？现在还好，李鬼子识趣儿，奏请徐大人去守朝鲜屏藩。这是替天子守国门来着！”

“李鬼子有什么好心？他是怕徐大人去他北洋参乎，李鬼子精着呢！现在就盼着菩萨保佑，让徐大人在朝鲜能练一支神兵出来。将来朝廷出奸臣，洋鬼子上门，还是能杀回来勤王！”

“小声儿点，国朝能出什么奸臣？没听见莫谈国事吗？”

市井民间如此，公卿百官也无不各怀心思。如果说当初徐一凡在搅动京华烟云的时候，还是在满清这个深不可测的官场里面只是试了一下水而已。那么这次从南洋载誉回来，就是正式要在这个官场角力沉浮了。那是要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位置，甚至还有立场问题。朝廷扶植徐一凡分北洋权的意图瞎子也看得出来。北洋势力倒也是有攻有守，祭出了让徐一凡去朝鲜的法宝，大家都明白，朝廷是万不可能不答应的。将来如何，还真是要走着看呢。这个时候正是默默观察，竖起耳朵打量的时候。再说了，徐一凡另起了一个局面的话，不是又多出了许多位置出来？不定有多少候补得当尽卖绝还要强撑场面的官儿，打着去那儿补缺补差使的心思呢。

“啪”的一声，棋子轻轻落在了棋盘上。一副棋局，正到了纠缠不清的时候。中腹两条大龙翻翻滚滚地绞杀在一起，四下却是落子疏寥，边角却是大有余地可抓。

棋盘上面局面奇怪，执黑子的奕欣，明明还握着一先，却绝不考虑脱先去四下投子，仍然死死盯着中腹混沌的棋局。老爷子好像很有点当局者迷的样子。想到深处，一张扁脸是越想越白，捂住手绢儿剧烈咳嗽了起来。

和他对弈的是秀格格，她也许是为了应这个春景儿，换了嫩黄色的头绳，给清秀的面容增加了几分灵动。看着老爷子咳嗽，她只是使了一个眼色。一直乖乖立在那儿的那对双胞胎小萝莉，就忙不迭地去给老爷子轻轻捶背。

奕欣好不容易止了咳嗽，苦笑道：“老啦，都一把骨头了。每年到春天，都跟过鬼门关似的。老天爷早点收了我这个病瓢子也就得了，省得留着糟蹋粮食。”

秀宁浅浅一笑，语调里面竟然有点难得的撒娇：“六爷爷，您是咱们宗室里的镇山法宝呢，指不定什么时候，老佛爷还会祭出你来一下儿。留着您辟邪呢！”

奕欣失笑：“我成门神了？”他神色淡淡的，似乎又把精神放在了棋局上：“今儿你进宫见着老佛爷了？口风如何？”

秀宁微笑：“六爷爷，我才不探口风呢。老佛爷要的是荣养，什么事儿，现在都是撇得远远儿的才好……”

奕欣一拍大腿：“那是老佛爷答应让徐一凡去朝鲜了？再远还能远到哪里去？

世老四他们，这下可是得偿心愿了，给一个新出道的汉人求点儿兵权有多难。咱们都知道，但为了在畿辅之地形成鼎足之势，我这个快死的老头子也说得不要贡献一点儿心力。老佛爷答应下来，秀丫头，是不是你求的？”

让奕欣没法子的是，秀宁却从来不承认她在慈禧面前的影响力。慈禧面前谁都知道，两个年轻女孩子她最相信，最听得进去话儿。一个是老太监李莲英的妹子大姑娘，一个就是一直为慈禧忠心耿耿效力，最后还在三海工程中鞠躬尽瘁的醇贤亲王的这个聪明孙女儿。

本来李鸿章奏调徐一凡去朝鲜，光绪受帝党那些人包围，也是最反感李鸿章不过。这种能分化李鸿章势力，又是他提出来的事情，焉有不答应的道理。一下子就从淮军当中抠出了六营人马来了！满清八旗最后一点儿武力都给僧格林沁败得精打光。现在这六营人，只要经营得法，谁说不是将来满清的禁卫主力？

可是这事儿到了慈禧那里就耽搁着。这个老太太绝对属于不学有术，她政治上的敏感却是天生，对汉臣掌军权天生反感。曾、胡、左、李这些汉人军阀出来那是没法子，不时还得敲打。再多出来一个汉臣，掌握最紧要的禁卫军名义的部队，老太太就有些不乐意了。李鸿章反正她驾驭得住，光绪他们来分他权，分给旗人倒也罢了，偏偏还是一个汉人。这怎么能觉着舒服？

本来，急得军机处和满清宗室焦上蹿下跳，却不知道秀宁在其中转了什么腰子，居然转动了慈禧老太太的口风，让她松了钢牙。偏偏这丫头就是不承认！

奕欣偏过头去，和小自己五十岁的孙女辈开始赌气。秀宁只是浅笑，凑了过去：“好啦，六爷爷。反正老佛爷开了金口。您就别管是什么啦……告诉翁老爷子，我这对小丫头，要一副上好的头面，叫他拿过来就成，谁也没有白跑腿的不是？”

奕欣一笑：“我去敲老翁，你就擎好儿吧……老佛爷是全部批红？给徐一凡禁卫军布政使衔练兵大臣的名义？”

秀宁缓缓摇头：“汉人没有挂禁卫军练兵大臣衔的道理，肯定还是哪个王爷遥领。六爷爷，您当真要好好儿挑挑，找个能做事儿的王爷出来，再像海军衙门那样，将北洋水师练成李鸿章私军，没咱们旗人什么事儿，那成什么事体？咱们为的可不是徐一凡，为的是咱们旗人哪！”

奕欣一摆手：“这事儿和我说着，老佛爷面我都见不着。你和世老四他们说去，他是首席军机。”

秀宁只是轻笑：“六爷爷，有件事儿您可推不了吧。您是宗室第一王爷，小辈儿谁不看您的面子？谁敢不听您的话？你得号召一下，不能让徐一凡光在朝鲜练汉兵来着。宗室里面，除了一个挑头儿的王爷，您还得找些小辈，别老在四九城提笼架鸟儿地溜达。什么神机营、虎枪营一天两响的瞎混，挑些有出息的得塞到徐一凡那里！咱们旗人得知兵！得抓兵！不然来日大难，咱们就得现眼！”

她容色清冷,但是语调平稳:“以前是没这个机会,淮军也好,新的练军也好,都是几十年的传承了,当初打仗打出来的,针扎不透水泼不进。徐一凡这个可是新军哪!咱们可是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还能轻轻放过?”

奕欣缓缓点头,没有说话。

秀宁转过头去,“啪”的一声将白子拍在东北边角处,一子既出,东北零散的白子连成一处,不仅自成局面,还隐隐对中腹混战形成呼应攻逼之势。

“时局如棋啊……六爷爷,我好恨自己不是一个男人……”

江水平缓,缓缓流过。也许是春雨下来了,横贯朝鲜中部的那条汉江,水位也开始涨了起来,卷动着翻腾着一直朝海流去。

在江的北岸,一个穿着同知补服的矮胖子,正带着一群大清武官模样的壮年在江边散步,后面更是簇拥着大队的侍卫。汉江两岸都是葱绿的稻田,朝鲜农人都戴着斗笠在田中插秧,赶着春雨前后的节气。看着清朝上国的官儿们经过,这些矮矮的、晒得漆黑的农人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他们经过之地,无论男女,都趴伏在稻田的泥水当中。

当兵的跟在官儿的后面,也不知道这个大人在汉城住的舒舒服服的,到江边来发什么闲情雅致到处乱转。他们的眼神只是在那些不穿上衣,露出乳房的朝鲜农家妇女身上乱转。

那矮胖子,正是清朝在朝鲜的钦差通商委员,受北洋节制的另一位清末的政治新星,从自己伯父手中继承了六营庆军的河南世家子弟袁世凯袁慰亭。

他在江边缓缓而行,低头背手若有所思。江水潮湿了他的袍褂,他也浑然不觉,偶尔还会捡起一块石头,向远处掷去,呆呆看着石块溅起的水花。

一名营官模样的中年武官凑到他身边,低声道:“袁大人,不早了,该回了吧。院君今晚还要宴请大人,和大人商议什么呢。”

袁世凯冷笑:“还要商议什么?无非就是那个从天而降的徐一凡罢了。我袁某人苦诣孤心在这藩国维持。我大清,朝鲜,日本,好容易才能在这里相安无事。他一过来,朝鲜那些人还不是心中忐忑?我袁某人尊重他们,徐某人可未必!我袁某人有北洋的饷,可以不用掏这些棒子的荷包儿,徐某人攥着两个拳头过来,还能对他们客气?日本人更加的担心,那姓徐的据说在日本一行,对头山满很不客气,在瓜哇还炮轰了荷兰人。日本在朝鲜是有利益的,他们能放心那个二百五过来瞎闹?我袁某人在的时候,想不到咱的好,这时我就要不在了,他们才急着上房救火,有个屁用!”

那营官只是尴尬一笑,半晌才道:“大人,您看看是不是发动朝鲜藩国,还有日本鸟居大使他们,联名给朝廷上个公呈?一旦变成交涉,朝廷还敢动大人的位置吗?我们都是愿意为大人效死的,也的确不愿换个上司。这二百五真要过来,属

下是打算回家种田的，让他玩儿去。朝廷不知道大人在朝鲜的地位牵系着朝廷东北面的安危，可是朝鲜和日本知道啊！您看看……”

袁世凯斜睨着这个营官，淡淡道：“庆恩，我对你如何？对弟兄们如何？”

那营官姓吴，是庆军老师吴长庆的族中子弟，早就被袁世凯恩威并用手段收复了的。这个大人是有些儿刻薄，但是绝不寡恩，手面极大。他们这些营官在朝鲜早就肥丢丢的了，加上又是上国武官，作威作福得也舒服之极，袁世凯也不甚拘束他们。听到朝廷要换马，他们这些武人倒是的确和袁世凯有同仇敌忾的心思，当下就是一副慷慨激昂状：“属下当愿为大人水里来水里去，火里来火里去！庆军上下三千弟兄，无不抱着这个心思！”

这话说得有点心虚，庆军上下，一千五百人还不知道有没有呢。

袁世凯沉沉一笑，轻轻点了点头：“当兵吃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徐一凡还没来，来了你们就问他要饷，看他拿不拿得出来。庆军驻藩国，双粮双饷那是惯例，家眷还有安家费用，历年操兵还有往来的公费银子，本来都是我垫的。这次我把账本提出来，就当是你们营官垫出来的，要摊还。这点儿要求不过分吧？”

“大人要咱们闹饷？”吴庆恩容色有些犹豫，闹饷这点儿事情，对这些营混子的是小事一桩，也不是杀头的罪过，了不起插箭游营，他们这些营官连功名都不大会丢。可是清季以来，闹饷能逼得上官离位的，还没有这个例子。袁世凯当真以为这样就能将徐一凡逼走？听到江湖传闻，这个二百五大臣，是真有股子硬劲儿的。

看着他神色犹豫，袁世凯眼神儿冷冷的。吴庆恩一下灵醒了过来，就在庆军当中，还不知道有多少袁世凯安插的心腹呢！到时候这个饷，就算他不想闹，也得闹起来。他当即就拍了胸脯：“大人，小事一桩！包在弟兄们身上！”

袁世凯哈了一声，似乎就吐了一点儿胸中郁气出来，只是眼神当中那点凉意，怎么也消退不掉。吴庆恩低头想想，还是吞吞吐吐地插了半句话：“大人，这闹饷……当真有用？”

要是袁世凯当真挤不走徐一凡，他们还想混混日子哪！

袁世凯招手让戈什哈牵来马匹，淡淡一笑：“单指望你们，当然不成，这只是个由头罢了！”

这句话儿一出口，袁世凯似乎觉着自己说多了，板着脸抿嘴翻身上马，加了一鞭子，健马顿时哗啦啦的就撒蹄子冲了出去。后面的戈什哈都是骑兵，如龙一般地簇拥跟上，卷起了好大烟尘。朝鲜农人纷纷走避，谁也不敢挡在上国军队面前，不少人还伏地头也不敢抬地跪送。

此等掌控一国、万人俯首的局面，大好男儿，谁又甘心放弃？

“大人，朝鲜国内，是分为东学派和西学派的。东学一派，是一意内附，心向国

朝。壬午之变的时候，也是一心平乱的。闵妃父亲，就是东学派的大佬。西学就是看洋人势盛，日本也有崛起的架势，瞧咱们国朝不上，想另外抱上一个粗腿的。闵妃一系，多是这个主意。更有一个得力干将金玉均的，是判朝鲜兵曹的，一心想脱离我国朝，最是顽劣不过。洋鬼子实在太远，朝鲜又穷，他们就靠上了日本。朝鲜新练的那个兵营，就全是日本人在训练，浪人一堆一堆的，我看没安着什么好心思……”

船舱里面，一脸苍白的唐绍仪尽职地和徐一凡解说着朝鲜局势。他在朝鲜十余年，当真称得上是朝鲜通。但是徐一凡还是听得有点无趣，关于朝鲜的事情，甲午战争研究的书籍资料，在他那个年代不知道有多少。唐绍仪这个朝鲜通，估计还不如他了解全面。但是看着唐绍仪忍着晕船还在尽责充当幕僚的角色，他也只有一脸严肃地听着。

其实他心思早就飞回了国内。此次南洋之行，方方面面的收获，都可以称得上完美。超过了他最好的预料。筹饷数字惊人，还有南洋近千青年精英追随，又在国内风生水起，名声大振，甚至远在万里之外，就捞到了庆军六营三千马步。

但是崛起越速，他根基不稳的缺陷就更明显。局面都是要靠实力支撑，除了兵之外，还要有自己的产业支撑新军。清季洋务和练兵本来就是不分家，互为表里的。唐绍仪自从跟随到了南洋，就对这些幕后的阴谋博弈非常感兴趣，倒是忘记了本来托付给他经营洋务的事业。回国之后，得好好敲打他一下。

机器局，回国之后一定要设立的。悬军海外，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海上运输力量支撑，否则就得处处受制于北洋，等于自己要重设一个轮船招商局。部队的武装，军官的训练，士兵的招募操整……都是事情。三千马步，就算没有空额，也派不上大用场啊！这些权力，都要在自己回国之后力争。想想自己浑身是铁，才能捻几根钉子？再想想甲午不远，还要做那么多事情，有时都想偷懒放弃算清的大业算了。

还好，这些念头也只是想想而已。

轮船在海上已经飘了十来天，和南洋大陆都音讯不通。致远和来远两船，在合约达成之后，只是和他打了个招呼就先期回国。想和来时一样，一路和北洋水师军官拉拉关系都没有机会。这时间流逝浪费得真是让人心痛。

除了公事，私事也就那么回事儿。杜鹃和陈洛施两个北地姑娘出海就再度晕船，加上对他携李璇返国那醋真是吃大发了，摸门儿都没有机会。李璇带着一大堆仆役丫鬟，也矜持得很，不许自己手下称呼她宪太太，只许叫小姐，说感情还没有培养完毕。虽然他们包了一条荷兰班轮的几个大头等舱，南海风光也是极为迷人，晚上更是月白风清，可是徐大老爷回到这个时代半年的时间当中，还是处男一条。

算算日程，也快到国内了。这些日子，海水已经由南海的碧蓝，变成了渤海的

苍黑。

正听得昏昏欲睡的时候，船尾头等舱的回廊甲板上，突然响起了李璇的欢呼声。她身边伺候的人定然不少，就听到一片惊呼赞叹吸气儿的声音。

徐一凡站起来，推门就走出船舱，唐绍仪看见他举动，也只有无奈地跟在后面。

李璇正站在甲板尾部回廊上，穿着一身洋装长裙，栗色的头发被海风吹得到处舞动，精美的小脸，只是出神地看着西面远处。

向西看去，苍黑色的渤海海水一浪一浪地涌动，天上是海鸟高远的鸣叫声音。这海浪拍击的远处，有一条隐约的白线，在天际尽头，正是大陆岸线的影子，从南到北，无有尽头。在目力所不及处，更不知有多少高山大河，壮阔景象。

跟着李璇伺候的那些下人们，都是在南洋土生土长的侨民，都是伸长了脖子呆呆看着这片土地，这片只是在长辈口中口口相传，祖宗神灵的居所。比起南洋秀丽的岛国风光，这里博大，这里苍凉，这里深远悠久难以想象。

李璇不顾自己给海风吹得浑身冰冷，只是看着这截然不同的景象，看着那白浪拍击的远方大陆。这片土地，才是孕育了南洋无数华人的地方吗？在这片土地上面生活，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欢迎回家……”

李璇呆呆地一回头，就看见徐一凡握着栏杆，正站在她的身边。他眉峰紧锁，似乎比她还要出神地看着远处大陆。

汽笛呜呜鸣动，李璇悄悄朝旁边让了半步。没法子，这个徐一凡还是让少女觉得很陌生嘛！看着徐一凡一脸沉重，李璇有些不解，回家了应该很开心啊！

她轻声问：“你……你想些什么啊？”

徐一凡淡淡一笑：“我想的东西，你不明白。”他顿了一下，看着她点点头，目光里面有着一丝热切，却不是因为面前这个少女而发。

“我向你担保，你将要看到很精彩、很壮丽的事情发生。这也算是我打动你的方法吧……在这片土地上面下棋，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光绪十九年四月十九，北京水关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袍褂整齐的人物。接官亭和彩画牌坊都已经按照规制搭建了起来。按照满清祖制，钦差头衔大臣返京，都是从京西路桥驿返回都门，按照钦差大臣等级都有迎接体制。如果是皇子等宗亲或者封疆重臣军机大臣加钦差衔头的，那仪仗至少是皇子亲迎。当年年羹尧西征归来，更是雍正亲自为这位钦差大将军节师解战袍。但是随着时势日移，现在钦差大臣放洋归来，多是从天津改火轮船，到京城水关抵岸。路桥桥驿的陈例，已经不废亦废了。迎接的仪仗，随着宗室凋零，也渐渐松减下来。天朝上国气象，已经衰颓。

但是这次迎接钦差大臣返京，气象却是十年来所不同的。从拂晓开始，就是满满的京城步兵衙门的官兵们赶来维持秩序，过了一些时候，虎枪营居然也来了十几个旗兵大爷，执着虎旗给仪式充场面。日头渐渐升起，不断有官车、官轿过来。旗人闲汉们抄着手远远看着，这些旗人大爷别的本事没有，但是人头精熟，不一会儿就开始互相慨叹。

“瞧瞧，瞧瞧！翁中堂到了嘿！老爷子今儿还在笑，不容易！接哪位大人物这是？”

“额老中堂也来了，他老爷子下值就是什么客人也不见的。我家姑太太还算他的远房侄女儿，那次晚半晌的去求见，洋人钟表不过才打六点，老爷子就睡了！这次居然也到了？”

“世老四！世老四！军机领班也到了嘿！几大军机齐集，李鬼子要过来？等会儿有没有王爷要来？真得好好瞅着！”

“就是世老四到了也了不得，他是王爷都不放在眼眶子里面的，瞧见他身边伺候的太监没有？都是老佛爷比照王爷例子赏的数目。世老四这辈子接过谁来着？”

旗人和步兵统领衙门的营兵没有谈头，想方设法地凑到了虎枪营那里拉交情，低声动问：“这是迎接哪位爷？”

虎枪营的旗兵也神秘秘的：“了得！这次是接大破荷兰红毛鬼的徐大钦差返京，几大军机亲接，皇上还有老佛爷召见！”

动问的闲汉都瞪大了眼睛，两个大拇指挑得高高的：“好汉子好汉子！等会儿当真得好好瞅瞅！”

水关码头上，几个军机都谨守着宰相的雍容气度，瞅也不朝西面儿瞅一眼，只是矜持地互相低声谈论。迎接钦差，不能坐马扎子等候，几个只能由戈什哈扶着。虽然都气度俨然，但是几个人谈的话却是七零八落，不知道在谈些什么。大家心里都转着各种各样的心思。

几大军机迎接这个布政使衔、年纪不过二十余、绝对不是正途出身的徐一凡，的确是破格了。但是谁让这个徐一凡又牵扯着中枢想重新抓兵权的大局呢？几个军机和拿权的王爷们都商议过了，还进宫里反复请示过了。最后拿定主意，想用徐一凡，必须得收服得了徐一凡。就必须耍恩威并施。

恩嘛，徐一凡的官儿已经升得骇人听闻了，还要留点作为将来进步的余地。

钱，几位大爷也比不上李鸿章一送送一个宅院的手笔，京官清苦哇！只好在这个仪式上面给徐一凡一点儿体面。连额勒和布老中堂都拼着老骨头过来了。赏紫缰，赏仪仗，巴图鲁勇号都是现成的。

威呢，就是要让他看到中枢威权。徐一凡当初在京，不过是个道员，还没怎么

见过天家威严。这次老佛爷亲自接见他，再好好摆着一个排场给他看看！这次泗水，鲁莽灭裂的行事，当面也要好好斥责他。这样才能畏威怀德不是？现在各王爷都在挑选精干的旗人后辈，等着塞给徐一凡，这又是牵制一法儿。据说，老佛爷还在圣心默运，挑选真正的钦差练兵大臣，特别是能干又能降伏住徐一凡的！

各位军机心里都转着这样心思，寒暄的话，说到后来干脆就收口，互相只是微笑，心里也在微微发急：“这徐一凡怎么还没到？春天的风骨子还硬，大家都七七八八老了，吹得冒了风，可不是玩儿的！国家大事重要，自己的身子骨，似乎也不是那么无足轻重吧……”

火轮船呜呜响动，拖带着一条彩画官船逶迤向东而行，在天津到北京的砖河水上激起一道道白浪，钦差团蟒节旗，就在春风里猎猎飘动。

砖河两岸，绿野如画。

徐一凡从天津上岸，并没有在津门多做停留。李鸿章在他抵津前两天托病，闭门不想见的心思分明。徐一凡也懒得去拜门，一是自己钦差体制所约束，不能擅见疆臣。他已经不是奏派的钦差委员了，是直属中枢的钦差大臣！二也的确懒得去，自己时间无多，应酬能免则免。最后只是在宅子里面安顿了一下家眷，衙门去了一趟，捎上也是才返津门、和自己在南洋时候音问不通，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的詹天佑，就直奔北京而去。

时不我待啊……甲午，可就在眼前了呢。

他这时就坐在官舱里面，敲着茶盏，静静瞧着詹天佑。

说起这个手下，詹天佑还真有点后世搞技术的人的愣劲儿，上了他的船也没有寒暄禀见，只是说要整理自己这些日子奔走的心得。关在舱房里面一天多，詹天佑这时才两眼红红地站在他面前，手上是老厚一叠折子，看来都是他的心血了。

徐一凡看着詹天佑的样子，突然一声没奈何的苦笑：“达仁啊达仁，快到了北京了才整理出来，我怎么有时间看这么老厚一叠？你择要说说吧，我既然说了这技术、工厂、装备的事情都托付给你，那就没有话说，你怎么说，我怎么办！”

为了招揽人才，收服他们的心思，这大度形象，扮得徐一凡都有些想吐了。

詹天佑果然露出一丝感激的神色，闷声行了一个礼：“属下这些日子，都在考察从南到北，那些洋务大臣所办工厂的利弊，然后才接到大人转任朝鲜练兵的消息。属下思量了很久，要另立局面，强军不可少，兵工厂不可少，原料也要保证！朝鲜有煤，铁也有些，不过都在北朝鲜。属下认为，咱们要想没有掣肘，干脆就把咱们的兵工基地设在平壤！水路可通，运输方便，煤铁都补给得上。工人咱们可以招募，可以自己设学校培训。可以当骨干的人物，属下都已经为大人物色好了……”

平壤？徐一凡心里已经冒出问号。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是甲午，在平壤设厂，

能不能保得住？不过他面上还是静静听着，既然詹天佑说可以在那里设，必然是考虑到了平壤的优良态势。想想当初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也是在朝鲜北部，利用那里丰富的煤铁资源。本来东北是他想象的最好基地，但是现在自己的手，是万万伸不到东北去的。光是想想和那里的旗人将军打交道，他就觉着头大。

在朝鲜北部还有一点优势，满清原来在朝鲜的经营，主要是在汉城和龙口，这朝鲜的蜂腰部一带。朝鲜属国的统治重心，也在南不在北。平壤背靠祖国，大有自己独断独行的余地。

也许，先通过在朝鲜平壤这里小规模地经营，先锻炼一批人才骨干也不错。只要钱物接济得上，只要自己地位不倒，只要有一批通洋务的人才和经过锻炼的工人队伍，在哪里都可以重建起来！

再说了，自己未必就保不住平壤！

他想得深了一些，詹天佑絮絮叨叨地分析着在平壤设立初步工业基地的步骤，还有看中的人才，他就没怎么听得进去。这些细务，他也懒得去管。现在方方面面的事，已经让他头大如斗，再揽细务在身上，只怕自己要星落五丈原啦。

精神回过神来，只听到了詹天佑后面几句话：“……大人，属下估算，在朝鲜设这一揽子事务，非五百万两白银莫办。要见成效，也得三年之后。最要紧一点，是得请大人给属下全权！咱们那些洋务办坏了，我看就是各洋务大臣，任用私人，把办厂子当办衙门才搞糟糕了的！咱们这些洋务办起来，千万不要设官衔！一开始最好附点私股，董事会理事会一应俱全，什么事情，就按照洋人办企业的法子来做！”

徐一凡扑哧一声想乐，他以前在发改委就搞的这个工作。他那个时代，光一个企业制度，就不知道变了多少次，真是什么花样都用尽了。没想到詹天佑在这里也给他叫起来了企业制度改革。

他赶紧收敛了笑容，严肃地点头：“都依你，反正大权在你手上，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五百万两，我给你。”

詹天佑看了徐一凡一眼，瞪圆了眼睛。他开口五百万，不过是要价，私底下以为，有一百万的开办费就不错了，他再想法子招募一点商股。这位徐大人口气如此之大，到底是财神爷还是怎么？再说了，让洋务厂子不设官衔，也是大犯忌讳的事情。他虽然愣点儿，但是又不傻，响当当的留美学童。让洋务企业自成一套，不受节制，这不是等于掏上司权力的墙角吗？这两个条件，也未尝没有等徐一凡翻脸，他收拾包袱回去重新修他的大桥铁路的意思。他凭直觉也能感觉到，跟着这位搅风搅雨的大人，水只怕太深，不能安心搞技术呢……

没想到，徐一凡竟然是一口答应！

饶是詹天佑，也忍不住心头一热。

他讷讷地只是看着徐一凡，后面话一时僵住。只听见外面汽笛声音呜呜的响动。

徐一凡微笑着看着他：“达仁，我想的不仅仅是自成一套，我想的更多！想让你把咱们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现在，不过是开头而已，既然信你，我就会让你放手施为！”

工业体系？工业体系！

这不就是他詹达仁的梦想？一个国家真正要强盛起来，权谋机变，不过是过眼烟云。纵横捭阖，也是无本之木。真正作为一个国家国力支撑的，还是全面工业化！但是在这个老大帝国，完成这个梦想有多么艰难，再有理想的人，想想现状，都觉着心灰意冷。这是一场全面而且巨大的变革！而不是靠面前这个年轻的，有时候还笑得很淫荡的大人轻描淡写的一说！

但是为什么从他口中听到这四个字，自己还会觉着眼眶发热？

唯有梦想，才是不变，才最纯粹。

他赶紧低下了头，一会儿又抬起，语调平静：“大人，这些太远。咱们慢慢地看看吧。不过为大人计，立足朝鲜，无非是手中要有一支迅速成立的强军。练兵的事情我不懂，但是武器多少还懂一些，最近也考察了世界上现在最新的武器发展。属下认为，现在军中利器，除了洋枪洋炮，更有一种速射的利器，叫做马克沁式连发洋枪，转瞬就是数百发弹丸喷射出去，可以发射一两千米达之远！洋人操兵，我也看过，都是队形密集严整。这种利器一旦装备，也许就是克敌制胜的好法子！不知为什么，洋人也没怎么装备这样的神兵利器。属下托洋行先购了十架，也在和几个技师共同研究此武器。大人练兵，一定要装备此等武器！属下给您担保，一年之内，我们可以仿制出来，源源接济大人军中！”

徐一凡“霍”的一下站了起来，詹天佑果然还憋着宝呢！他不是为马克沁机关枪激动，他再没常识，也知道这种步兵重武器诞生始末和在这个年代的遭遇。一直要到1905年日俄战争的时候才被人真正认识，大规模装备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那时才成为步兵密集进攻的噩梦。

他真正激动的，是自己挑选的手下居然有这样超前的意识，而且詹天佑实实在在地在为他成军的事情考虑一切！得到人才归心，在这个时候，比任何事情都让他更开心！

斯大林大帅提出，又被毛老人家发扬到了极致的一句话不就是说，干部才能决定一切吗？自己到底是哪句话打动了詹天佑来着？

“小姐，您琴声怎么不稳？”

双胞胎小萝莉俏丫头当中一个，露出左边嘴角的小小梨涡，歪着头看着对她们就像大姐姐一样的秀宁格格。

琴弦犹自在颤动，秀宁只是静悄悄地瞧着。良久，她才伸出纤纤五指，按住了琴弦。眼神只是向水光方向望去。

“那个徐一凡，现在该到京城了吧。”

小丫头不解地又将头向另外一边歪去，满北京城谁不知道秀宁格格眼高于顶！慈禧老佛爷喜欢这个晚辈也到了命里面去，赏赐一拨儿接着的一拨儿。连她们两个小丫头，都有内宫发下的荷包儿挂着。可从来没人见过秀宁格格这么把一个男人挂在嘴上的！

她想开自己主子一句玩笑话，但是又不敢。秀宁疼她们小姐妹，似姐如母，可是却很庄重，也从来不和她们说什么心里话。最后酒窝小萝莉只好一笑：“格格，明日再弹琴吧……”

正说话的时候，就听见楼下有个混不吝的嗓门在嚷嚷：“起开！起开！我见自己姐姐还要通传还是怎么？想溥四爷赏你们两个脆的还是怎么？”

话音未落，就看见双胞小萝莉当中的另一个像受惊的小鹿一样咚咚跑上来，裘皮坎肩托着的精致小脸儿红通通的，小巧的胸脯起起伏伏：“格格，溥四爷要上来啦！”

秀宁一笑：“是我让他来的，这是我嫡亲弟弟，不过过继给了别家，你们怎么拦着？”

那小萝莉嘟起了嘴，嘴唇未涂也是娇艳欲滴：“格格，您又没和我们说！”

楼梯又传来了大摇大摆的脚步声音，然后就看见和徐一凡结过梁子的那位四贝子溥仰上得楼来，先狠狠瞧了那对小姐妹一眼，又扎手扎脚地和秀宁行礼：“老姐姐，我可瞧见你啦，什么事儿？今儿我和别人约了斗鹤鹑，您可别说太久，我脑门儿疼！”

秀宁淡淡一笑，示意小姐妹上茶，又瞧着自己那个弟弟。溥仰今天好歹没穿破烂衣服，只是系着的黄带子还是破烂流丢的，坐下后二郎腿还抖着，眼神只是不离小姐妹左右。两个小姐妹好像也挺忌惮他，躲躲闪闪的。

“老四，你就这么晃荡一辈子？不想做点事情？”

“咱们旗人铁杆的庄稼，我还是黄带子！做事儿，有什么事儿好做？汉人乐意做，让他们做好了！”

秀宁咬着嘴唇清冷一笑，凤眼波光一动：“咱们都是醇贤亲王府出来的，老子死了也就死了。还不得靠自己？我还享了两天福，你呢？从小被过继，还是个黑王爷。你那帮黄带子哥们儿，没少瞧不起你吧？溥四爷，好大的威风！”

溥仰一下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张口就想骂，但是硬生生收住了：“姐，要不是你从小疼我，今儿我就要骂街！”

秀宁轻轻摇头：“你从小给抱出去，就像丢出门一样，我不疼你，还有谁疼你？谁都知道，那份家当，你也继承不了。背后还有人指你脊梁骨，说你躲在我裙子底下活着……我们旗人姑奶奶，活过四十的不多，我不在了，你怎么办？”

溥仰颓丧地坐了下来：“我能怎么办？姐，谁不想当条汉子？可是我那一宗黑